

五幕劇

血染紅倉



田金譯

倉 紅 染 血

— 劇 鬧 場 九 十 幕 五 —

編 家 作 劇 名 佚 羣 一

譯 禽 田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

◆(82328.1)

血 染 紅 倉 一 冊

Maria Marten,

or The Murder in the Red Barn

定 價 國 幣 貳 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編 纂 者 一 羣 佚 名 劇 作 家

譯 述 者 田 禽

上海河南中路

發 行 人 朱 經 農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廠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地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血染紅倉」前記

十九世紀的時候，歐洲有三個最流行的劇本。一個是新聞街的理髮匠，一個是醉鬼，還有一個是我現在剛剛譯完的血染紅倉（又名瑪瑞亞馬亭），這三篇戲都是多幕的，由戲劇家 Montagu Slater 把它們收編在「最流行的戲劇」的集子裏。

去年我譯完了醉鬼，由平陵兄拿去編在他主編的叢書裏。因為譯那篇戲的時候，吃力大而不討彩，於是也就沒有接着譯下去的興趣了。

今春搬進城來住，工作比較清閒，因無書可讀，又把它搬了出來。讀了兩三遍對它發生了好感，也許因為它是鬧劇，戲裏趣味多些，所以，又引起我謠譯它的興趣。進行起來倒也順利，兩個星期就全部脫稿。

在譯述的過程中，我不敢說沒有遇到過困難，但在不損害全劇情精神之下，有些地方不得不稍加改動，然而，大部份是忠實於原作的。因為這篇戲是「譯」「述」並用，假如讀者拿原文對照着讀的時候，希望不要在與「原文相悖」處着眼，此其一，

這篇戲雖是最流行一時的名劇，然而作者的姓名早已失傳。其所以能留傳於後世的原因，實有賴於演員們的口誦。這正如中國戲沒有脚本只憑口授；似是異曲同功。此其二。

爲了證明作者失傳事，爰剛原文一段，以資佐證：『Maria Marten is a play with no single author but with a hundred collaborators. There is no text, but a living tradition』

再，在演員表方面似應加說明：原來十九世紀支配角色完全採取「典型」主義，因此，在人物的下面註明由某種演員擔任的字樣。而且，更奇特的是：如果劇中人的女主人公是一個婦人，那末，也必須由結過婚的演員來扮演。餘此類推。比其三。

最後，在這裏謝謝每日在斗室中替我抄稿的張茜蓮小姐，尤其應該感謝的，她在語氣方面替我改正了不少。

正在進行譯述工作時，忽由家鄉退轉月餘前寄家之航空掛號。郵局在信角上貼了一條白紙，上面蓋着個黑戳戳，共有八個大字，文曰：「情形特殊，被阻故退」。這是退轉來的絕大理由。

在我的記憶裏，只知道「九一八」後曾經有一個時期內關與東北不通郵。想不到勝利了半年有餘的今日，家信都寄不通，真令人難解！

願在這裏祝禱我全家老小在那個世界裏能夠平平安安女的過活着。

婦女節前一日。

血染紅倉

(五幕十九場鬧劇)

劇中人：

- 維廉考德 伯立斯丁大地主之子(莊重的主角)
馬亭先生 一位誠懇而樸實的人(莊重的父親)
愛斯米爾李 吉卜賽老人(二等莊重人)
弗魯司李 他的兒子(行頭舉止特色的男配角)
泰姆甸賓 (一等低級丑角)
馬 克 吉卜賽人(小角色)
阿草司 同 上(同上)
寫洛提卡契 (二等低級丑角)
陶伯司樓坡 趕會的表演者(三等低級丑角)
賈 考 (小角色)

血染紅倉

瑪瑞亞馬亭 馬亭先生的女兒（女主角）

戴米馬亭 她的母親（性格的老婦人）

安 尼 她的姐姐（婢女）

村人，吉卜賽人等（男女小角色們）

第一幕

第一場

馬亭先生的茅舍外邊。

正在舉行跳舞會的時節。村人們出現於草原上；表演着一種鄉村式的舞姿和歌調(Sing a Song)。瑪瑞亞領着頭跳舞；泰姆包賓和她的姐姐安尼緊靠在她的背後。年紀太大的人們站在週圍。音樂是用單一的四絃提琴和號筒(形同喇叭)演奏的。跳舞結束後，泰姆突然走開，用手拍擊着臀部。

泰姆包賓 真他媽的倒霉，自從我穿上褲子的那天起，我就沒有感覺到快活過。

安 尼 閉上你的咀吧，傻瓜！

(遠方傳來了農奴音樂。維廉考德從後邊走進。農奴音樂越發的響亮了。)

維廉考德 (用馬鞭不正經地輕敲着左邊的護腿) 妙極了，我自從到了這個地方以後，我整個的心就被那位漂亮的姑娘給佔據了。

馬 亭 考德先生，您怎麼好法！我能在這兒會到您；真高興極了，我們這樣簡陋的跳舞會

您能賞光，我可太榮幸了！聽說您好幾天以前就到我們村子裏來了，您真能參加我們這個跳舞會嗎？

維廉考德 謝謝你歡迎我的好意，呃，那位美麗的姑娘是誰？

馬 亭 您連她都不認識啦，那是我的女兒瑪瑞亞，（向她招手，瑪瑞亞跳躍着走過來。輕

柔的音樂奏起。）

維廉考德 馬亭小姐，我請求你下次陪我跳一會兒，可以嗎？

瑪瑞亞（乾脆地）先生，請你原諒，我一向是不同陌生人跳舞的（輕步，仰面朝天。）

馬 亭 先生，請您原諒她吧，她不過是個鄉村的少女，並不像倫敦的那些高貴的婦人們那

樣懂禮節，因為她是一個勞動的姑娘，只不過長得還漂亮罷了！

泰姆包賓（拉到一邊去）我說，馬亭先生，你這兒有什麼可吃的東西沒有？我肚子裏簡直像

老絞絃琴一樣的怪叫。

馬 亭（伸出手去表示歡迎，）來吧，我的好朋友，請你高高興興的一個人享受些老英國

的好菜吧，有烤牛肉和布丁，還有很多的啤酒，哈，哈，哈！

泰姆包賓 妙極了，我去飽餐一頓布丁和啤酒。

安 尼 噠，你真是個大傻瓜，隨便什麼東西你都要飽餐的。

泰姆包賓 是的，我連你都要飽餐的，假如我發現你看那個倫敦大漢的話。

安 尼 憑我看他？你簡直是在胡扯！

泰姆包賓 嗯，假如他再跟你飛眼兒；我一定要飽打他一頓。如果你愛看漂亮人的話，最好還是看看我吧。

安 尼 哼，一付十足的笨驢像兒！

泰姆包賓 啊，你叫我笨驢？

安 尼 哎？一個地道的驢子。（他們相互爭吵着進入茅舍。舞台上只留着馬亭先生和維廉考德。極度幽美的音樂重新奏起。）

馬 亭 考德先生，您肯答應我的請求來參加宴會嗎？我們的會雖然簡陋，但是，我們歡迎的誠意，却是偉大的。

維廉考德 謝謝你，不過，我必須回到農場去，因為家父正在害病，所以我不能留在這兒接受你們的邀請。

馬 亭 那末，祝你晚安，考德先生，現在只好讓我們去參加宴會了。

（考德獨自一人。農奴音樂演奏着，舞台逐漸暗淡。）

維廉考德 漂亮，害羞，她將來必屬於我的，因為我覺得我很愛她，而且她把我的心都抓緊了。她對於我的進攻似乎有點兒畏縮，我一定要打破她的猶豫，可是，要怎樣去打破呢？唔，明天是伯立斯丁的會期，所有青年男子和少女們都要在村子裏聚齊，我

想在那個地方，一定會得到一個和她談話的機會。

（音樂聲浪高漲，喊叫之聲却超過了它。）

一切諂媚的方法我都能想出來的，我利用那些手段就可以叫她屬我所有。（絃琴之音大起。）

（潛逃。安尼和村人們笑着跑出茅舍。）

安 尼 跟我來呀，鄰居們，我們大家跟泰姆開個小玩笑，他原先講過許多妖魔鬼怪和暗殺的故事，並且他說他一點兒都不害怕，其實，我知道他是天下最胆小的個傢伙。

泰姆包賓 （從茅舍裏傳出來的聲音。）晚安，馬亭先生。

安 尼 青年們和少女們；請你們各就各位呀！葛立斯，我告訴你的事你辦了嗎？

村人們 已經準備妥了，我要扮一個鬼嚇一嚇那個胆大妄為的傢伙。

安 尼 藏起來！你們都藏起來，我們要把他的第十七種感覺都嚇掉！

（男人們藏在左方，女人們藏在右方，泰姆由茅舍走出。）

泰姆包賓 晚安，馬亭先生，你知道我向來是不害怕的。晚安，不過，你要知道，我一個人兒

走過教會的坟地未免太寂寞了！我想叫安尼陪我一道走，我還可以回轉頭來看看她，她並不像我這樣害怕。唔，不，不……我對他們都講過，講過許多可怕的事，都是些關於妖魔鬼怪的，嚇得他們直發抖，甚至連我自己都害怕，但願平安無

事的走過教會的坟地。我喝了不少啤酒，也足夠壯壯我的胆量的了，可是，似乎都吐到靴子裏去了。我還是耍走的。我走這條路。

（向右方走去。那裏發出可怕的呻吟聲。）

泰姆包賓

唔，先生，那邊有鬼，我是不害怕的，滾你的吧，魔鬼。（姑娘們呻吟）最好我另走一條路。（男人們呻吟。最高的半音階的音階。）唔，暗殺！這邊兒鬼更多！滾開，我並沒有在家裏頭，明兒再來吧，（呻吟）唔，暗殺，暗殺，等我做完了禱告再說，有許多鬼在這兒，我要試一試，逮一個小鬼頭。

（等他走向右方，安尼和其他的姑娘們以帷裙遮住面孔，正好和他相遇。泰姆驚怕的跑向左方去了。）

泰姆包賓

唔，上帝呀，唔，上帝呀。

（村人用被單圍起；高竿的頂端戴着面具上場。泰姆嚇倒在地，村人們取下遮蓋，大笑。）

安 尼

你原來是最胆小的個傢伙啊！

我問你，現在是誰在害怕哩！

泰姆包賓

（站起來）反正不是我！我早就知道是你們弄得鬼把戲。哈，哈，哈！

（大家都在笑聲中閉幕。）（幕。）

第二場

在森林裏

愛斯米爾

（遠方傳來激昂的吉卜賽音樂。吉卜賽人愛斯米爾走到舞台中心。）

我在這個村落裏失掉了我的幸福，而且過着最暗淡的日子。許多年以前我們曾在這裏搭起帳篷，快樂和滿足常留在我們中間，而且有我們的則拉在身邊，她簡直是我們心裏閃爍的陽光。不幸，就在這個地方被一個誘惑她的人看中了，於是，從我們的手裏把她奪了去，（音樂越發激昂了。）最後還死了她。等她悲痛而飄忽的回到我們這裏，唔，我們那朵美麗的鮮花簡直變得不像樣子了，終於她死在我的懷抱裏，可是，一直等她斷了最後一口氣，始終不肯說出誘惑她的人是誰。我的兒子弗魯司發誓要爲他被惡棍殺死的姐姐報仇，他賭着咒說，如果他的刀子不把考德那小子的心剝出來；絕不善罷甘休的。可是，自從這種鹵莽的企圖被法官判發覺以後，他不得不遠走高飛，離開了故土，漂泊在海外，於是，我們這個亂子也就傳播了出去。日子已經過去很久了，他現在決不會認識我了，想不到經過了這末多年；遭踏和暗殺了我可憐的女兒，又驅逐我兒子出境的仇人；現在又出頭露面了。他來了，我站在傍邊，讓我想想看，如何把我多年的怨恨盪洩淨盡。（右下）

（維廉考德上場。）

維廉考德

我聽村子裏一位姑娘說，瑪瑞亞和她的姐姐就要經過這條路到伯立斯丁去趕會。我要留在這兒託個詞兒先向她們開口。我看到吉卜賽人在會場上搭起了帳篷，他們對我是沒有什麼好印象的，因為有一次我到倫敦去，曾經托他們頂漂亮的一個黑人兒當做我的伴侶。蒲霞，她已經死掉了。她的哥哥因為要謀害我的性命，被發覺後，爲了逃避法律的裁判，已經逃了海洋，我還有什麼可怕的呢，現在是沒有一個人曉得我了，我們這兒的人還有誰會知道呢？（用眼角窺視着愛斯米爾。）一個吉卜賽人，唔，我想起了一個好辦法：利用他去跟瑪瑞亞談話，告訴她的命運，我想，用這種方法更容易叫她上圈套。吉卜賽人，你聽着，你願意得個金幣嗎？（四絃拉琴頓動着。）

愛斯米爾

先生，我當然願意，可是，您需要的是什麼，是不是叫我這個可憐的老吉卜賽人替您講講星宿，算算命運呢？

維廉考德

不是的，我根本不相信你們吉卜賽人的胡說亂道，不過，我打算叫你向一個我所愛的年輕姑娘先開口說話。

愛斯米爾

（傍白）唔，又是一個犧牲者！（高聲）請問我的高貴先生，您打算叫我跟那個年輕的姑娘說些什麼呢？

維廉考德 算算她的命運。告訴她的命運——告訴她說有一個人，在熱愛着她，這個人在她們村子裏舉行跳舞會的時候會過她，並且告訴她說不要懷疑我，你就說我很高貴，而且很有錢，准可以叫她幸福。

愛斯米爾 沒關係，我一定照你所說的去做。

維廉考德 你能把事情辦好，就算對得起我這個最慷慨的主顧了。好極了，她們已經順着小路走過來了，千萬不要弄錯，是兩個高長子。

愛斯米爾 這個瘋子到處亂竄，爲了滿足他的獸慾，另外一個清白的姑娘又要被犧牲了！管它哪，她又不是我們的國民，白種人對我們表示過什麼慈悲呀，還不是把我們驅逐的離鄉背井，給我們帶鎖拷，關監牢，我要幫助考德這個傢伙，這樣做，更可以加快我報仇的機會，我要把他一步一步的引上斷頭台。（顫動，絃琴聲突然大作。愛斯米爾喊叫。）
（秦姆，瑪瑞亞和安尼由左上場。）
（右下）

安 尼 快來呀，秦姆，你怎麼走得這樣慢哪。

秦姆包賓 我口袋裏的錢太重了，壓得我直往後退。

瑪瑞亞 那末，我希望你在會上給我們買些好看的东西。

秦姆包賓 妙極了，我招待你們去划船，從這邊划到那邊，蕩來蕩去的多有意思，我再給你們

買些胡桃，磨牙玩兒，還可看看各式各樣的表演，什麼活潑臘人呀，野獸呀，七條腿的小牛犢呀，還有胖女人呀。

瑪瑞亞 你就招待這個就算了嗎？

泰姆包賓 我想這就夠可以的了，我有很多錢（旁白）其實，我只剩了一個先令啦。

瑪瑞亞 跟我來，泰姆，最好我們在這兒一直談到一切表演都散了場為止。

愛斯米爾 請你們稍站一會兒，你們不算算命嗎？

泰姆包賓 老先生，要好多錢的卦禮啊？

愛斯米爾 一個銀幣，我就可以告訴你註定的命運，拿來吧。

泰姆包賓 唔，我的先令，唔，我的先令哪，掉了，怎麼，單單會把它丟掉了。

安 尼 泰姆，你招待我和瑪瑞亞算命吧，花不了好多錢。

泰姆包賓 請，你們都去找那個老傢伙算算吧。

（安尼走向吉卜賽人，泰姆自語。）

泰姆包賓 現在是我的機會了，我要去把我的先令換成四個值三辨士的小錢幣。（溜走。）

安 尼 （與吉卜賽人耳語。）你能告訴我們一切的命運嗎？唔，泰姆，怎麼，他走了，一定是到酒館裏去了，我會叫他出來的，戲弄他一番，拿馬梳子給他梳頭！（她繼泰姆之後下場。）

瑪瑞亞 我姐姐怎麼這樣糊塗呀，自個兒跑走，留我跟這個人在一起！我追她去——
愛斯米爾 （喊住她）站住，姑娘！

瑪瑞亞 你爲什麼命令我留在這兒，你是什麼意思？

愛斯米爾 放心，我不會傷害你的，也許你的命運很好。

瑪瑞亞 我根本不相信那一套，而且我很窮；也沒有錢讓你算命。

愛斯米爾 我並不要報酬，不過，我要告訴你……

（談話剛剛結束，颯風雨式的音樂加速和增高了起來。愛斯米爾蹙着眉平頭伸過手去，然後抓住瑪瑞亞的手。）

愛斯米爾 你的命運的星宿；閃出了明朗和淨潔的光輝，今天，你要碰到你命運中應該會面的

人，他在熱愛着你，這位先生既有錢又幸運，他可以叫你快樂——但是——

你聽到和知道的太遲了。

它已經寫在你的命運表上

命運和財富都給你準備好了，

不過，你的星宿發暗我不必細講。

幸福也在這裏顯示了出來，

但是結局——仍不免死亡與禍災

等你知道和醒悟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在古老的紅倉裏你將要受到你的命運的支配。

（絃琴音停止。愛斯米爾消逝。）

瑪瑞亞

怎麼，走了？真叫我透不過氣來，他怎麼說，一位高貴的先生在熱愛着我。照他說的情形，好像是我們地主的少爺維廉考德先生。唔，那樣一來，我不是變成一位闊太太了麼，那夠多麼愜意呀，不過，他最後又說什麼死亡與禍災，死亡，人生皆有死，但是，禍災只有悲慘的人們才會遭遇到。（輕柔的樂聲。）我在鄉村的教堂裏曾經受過道德和虔誠的教訓，我想我能站在罪惡之間，保持我的名譽的清白。

（泰姆和安尼上場）（奏長喇叭。）

泰姆包賓

吵吵什麼呀？

安尼

你幹麼那麼吝嗇；自個兒跑開，把我和瑪瑞亞留在吉卜賽人這兒。

泰姆包賓

啼，啼，我是去把所有的金幣掉換成銀幣呀。

安尼

我從你的臉色上已經看出來；你根本沒有錢。唔，瑪瑞亞，你算過命了嗎？

瑪瑞亞

還不是胡扯，我才不相信那些鬼話呢。

泰姆包賓

我也不相信那一套，這就是我爲什麼不肯把我的先令；浪費在那上面的理由了，我的意思是說：我要保留着我的金幣。

安 尼 我不相信你會有什麼錢。

泰姆包賓 當然有，我有一個先令呢。

安 尼 只有一個先令，可是你告訴我說，你有很多的金幣呀。

泰姆包賓 你想我會把所有的錢都帶了出來；馬上用光嗎？

瑪瑞亞 那你在會上給我們買些什麼東西呢？

泰姆包賓 我要給瑪瑞亞買個會爬竿兒的猴子。

安 尼 泰姆，有你跟她在一起，她不會耍猴子的。

泰姆包賓 唔，安尼，你怎麼這樣說話。

安 尼 那末，你給我買什麼東西呢？

泰姆包賓 我給你買個搖籃。

安 尼 搖籃，買那個幹什麼用啊？

泰姆包賓 等我們結了婚——將來留給像你一樣漂亮的兒子用。

安 尼 漂亮，我看你像罪惡一樣的醜陋。

泰姆包賓 那你爲什麼還愛我呢？

安 尼 我懂得這個訣竅；醜陋的男子最好控制，因爲你那付尊容；別的少女一見就會嚇跑的。

泰姆包賓 我的母親說，我是人羣中頂頂漂亮的啦。

尼 可是，你怎麼長得像個醜呆子一樣呢。

瑪瑞亞 不要吵咀了，我們馬上去趕會呢，還是回家去。

泰姆包賓 不，我們還是趕會去，因為那兒馬路邊上有一家酒館，我想招待你們一番。

安 尼 （同時地）請什麼。

瑪瑞亞 四兩啤酒。

泰姆包賓 我們不要喝啤酒。

瑪瑞亞 那末，我請你們享受點娛樂吧。

泰姆包賓 什麼娛樂？

安 尼 看着我喝酒呀！這不是頂好的娛樂麼。（幕。）

第三場

伯立斯丁村草原

（舞台每邊都搭起棚子，兩個表演人富洛提卡契和陶伯司樓坡出現。）

富洛提 笨蛋，現在，睜開眼睛，解開你的鈕扣吧。

陶伯 你少來些花頭吧，更不要亂起疑心，那咱們還有什麼可吵鬧的呢？

富洛提 不會的。我祇請問：你現在表演些什麼，做些什麼把戲？

陶伯 我要去扮一個胖女人。

富洛提 我來做個活動骨架。

陶伯 幹麼你不在這兒扮個女人呢。

富洛提 我扮是可以扮的，可是，幹麼一定要在這兒扮胖女人呢？

陶伯 我去填塞東西去。

富洛提 那你可別喘大氣，否則我就奇怪你的音調了。

陶伯 那我要告訴老闖；說你污辱你的伙伴。

富洛提 你要不要把你的頭加大？

陶伯 先把你的眼睛點綴一下吧。

富洛提 注意，我可以使你的歌聲；叫大眾都聽得到，因為你是兩個腦殼的夜鶯。

陶伯 你要邊走邊叫，說要到殯儀館去，並且，你那兩隻眼睛要裝出悲哀的樣子。（他們

開始表演。）

（助理表演賣考上場。）

賈 考，搗亂嗎？吵吵鬧鬧的幹什麼？

陶 伯 好，我們不要鬧了，還是表演點兒玩藝兒給大家看看吧！

賈 考 樣樣我都表演過了，我做過海盜，尼洛河（Nile）的賽司考第爾（Ciscodell），麻

面人，還有——

陶 伯 現在，叫你扮個胖女人。

賈 考 胖？我連早點都沒吃呢；請你們不要再想從我身上揩出油來；去做汽鍋輪子的滑機油吧。

（富洛提在黑板上畫了一個骨架。）

陶 伯 嘿，嘿，富洛提卡契，你在畫什麼？

富 洛 提 你很像陶伯司樓坡先生。

陶 伯 怎麼你的骨架裏短了一條肋哪。

富 洛 提 不錯，我爲是把哪條肋留給你裝扮胖女人呀。

賈 考 你跟着我幹什麼去啊？

陶 伯 我去幫你填塞東西呀。

賈 考 希望給我多填點兒頂好的烤牛肉片。

陶 伯 來，來，我來替你扮個女人。

賈考 你看我像個女人嗎？

（他們替賈考細心的改扮着。）

富洛提 喂，現在觀眾都來了，我們快點兒表演吧。

陶伯 我來表演耍彫刻刀。

富洛提 快點兒耍，否則我拿大蔥薰你。（他們開始爭鬥。）

賈考 （搖鈴）噹，噹，另外再拿一個辨士就可以看 Drury Lane 和 Covent Garden

兩個戲院老闆玩命的決鬥。

陶伯 你先進去（推他入棚子。）等會兒晚上說完了拗口令兒，我就付你的款。

富洛提 唔，我要把你和你扮的胖女人填進合同裏去。

（他們走到棚前。富洛提卡契打鼓，陶伯司樓坡搖鈴。）

（安尼，泰姆包賓，馬亭太太和村人們上場。）

泰姆包賓 嘿，嘿，嘿，那是幹麼的？

陶伯 這是當代最偉大的奇觀，俄國偉大的女性 *Donsomeeduislycarsa* 夫人，她連一句

英國話都不會說，又胖又重，所以特別爲她造了一隻快船載到我們國裏來，單說她的腰吧，量了量就有十三碼寬，脚脖子有一碼粗，體重十八噸，她不必穿高跟鞋；身長就有十六尺六寸。

洛提

別相信他的鬼話，千萬別相信他的鬼話，還是看我的吧，我生在一個頂頂新奇的時代，有一付活動的骨架，吃起東西來像馬一樣，喝起水來像魚一般的秀氣；所以我從來沒有更胖過，可是，他一天就要消耗一百九十九磅鮮肉——喝滿滿的十大桶水，他轉着灣兒表演的時候，你們可以聽到他的骨節咯咯的響。他簡直是自然界裏的畸形怪物，他的家鄉是在西伯利亞的 Longtown—Funny，他走遍了英國的各州縣，隨便給多少錢他都可以表演，他可以繼續不斷的表演一直把肉離開了骨頭。這種把戲，才只收一個辨士，大家千萬別失掉這個好機會。

陶伯

我還表演打官司的場面。

富洛提

我要天長變化多端的把戲。給大家開開心，鬥個趣兒。

陶伯

注意，富洛提卡契！

富洛提

注意，收錢！

陶伯

完全從新來過，願看啓迪文明玩藝兒的別失了這個好機會！裏面有幾位太太和老爺，完全從新來過；只收一個辨士。

富洛提

唏，唏，唏，新鮮，新鮮，新鮮。

泰姆包賓

呃，安尼，我喜歡看那個胖女人。

安尼

泰姆，我也喜歡看。

泰姆包賓 你有多少錢？

安 尼 你不是說要招待我們麼。

泰姆包賓 我不是已經請過你們四兩啤酒和不少胡桃了麼。

安 尼 還說呢，吃喝你一個人兒都包辦哩。你沒有錢了？

泰姆包賓 我口袋上有個洞，所以，把錢都丟光了，我還只有三個半辨士。

安 尼 我說，你們還要多少錢？

陶 伯 每位再收一個辨士，我們馬上就接着要。

安 尼 拿三枚半個辨士你可以叫我們兩個小人進去嗎？

陶 伯 不成，一個辨士是最低的價錢了。

泰姆包賓 安尼，你先在這兒看，我進去一會兒。

安 尼 （向演員瞟了一眼，並向門口的人點頭。）你告訴我們說的那些把戲都能看到嗎？

（泰姆溜了進去。）

陶 伯 是的，親愛的，所以你要快點兒拿錢來，否則就太遲了。

安 尼 這是我的辨士，哈，哈，一個辨士分成了兩個，我還可以存起半個辨士來。（進

棚。）

陶 伯 富洛提卡契，現在，你認為怎麼樣？

富洛提 等他們看完了你的表演；我再來。（進入他自己的棚子。）

陶伯 嘿，嘿，馬上開始。（下場。）

（瑪瑞亞上場。）

瑪瑞亞 會場上人太多擁擠的不得了；把我姐姐安妮也給擠掉了，我在會上到處找她，可是，一直也沒有找到。我想我人生地疎的一個人兒留在這兒不大好，還是回家去吧。

（她正要走的時候，農奴的音樂開始奏起沮喪而緊張的曲子。）

瑪瑞亞 唉，要求我跟他跳舞的那個男子來了；一個會說吉卜賽話的人，我的內心是多麼的痛苦啊。我恨不得馬上飛走……他來了……已經……是什麼事把我留在這個鬼地方呀。

（維廉考德跨步而上。）

維廉考德 她還在這兒，如果那個吉卜賽人履行了他的諾言，那末，對於我求婚的事就很容易進行了！馬亭小姐，我真高興在趕會的時候能見到你。我看週圍並沒有人保護你，你可不可以接受我這懇懇的服務呢？

瑪瑞亞 唔，先生，你怎麼樣呀，一個窮勞工的女兒；那配考德先生的闊少爺做伴呢？

維廉考德 爲什麼不呢，我維廉考德是頂頂有人性的人，所以，我願照顧在這樣混亂場面無人

保護的一位可憐的姑娘。來，我陪你去那些表演好嗎？

瑪瑞亞 不，謝謝你，考德先生，我不願意看那些熱鬧，不過，假如你能幫我去找我的姐姐，我倒很感謝您的。

維廉考德 我當然願意効勞，好吧，現在我們一同去，讓我告訴你鄉村的這些娛樂和熱鬧與倫敦的區別，倫敦的跳舞會，音樂會，戲劇和所有的娛樂都能使人生增進生活的價值。

瑪瑞亞 唔，我是多麼歡喜生活在倫敦啊。

維廉考德 誰曉得你會這樣的。

瑪瑞亞 考德先生，先生——

維廉考德 假如我們找不到你的姐姐，最低限度你應該答應我送你平安的回家去。

瑪瑞亞 我很感謝您，說起來這條路也是真夠荒涼的，並且——

維廉考德 沿着這條路，有許多吃醉了酒的工人和吉卜賽的流氓，你應該找一位保護人——請不要拒絕。我可以平安的送到你們家門口（旁白）。這是我第一步的成功。

（絃琴。雷鳴。愛斯米爾神祕的出現。）

愛斯米爾 （奏吉卜賽音樂。）是的，你這第一步就是走向犯罪的階梯，你會步步高升的，等

你爬到最高峯的時候，我那復仇的酒杯就要斟滿了慶祝之酒了。哈，哈。

（燈光燃起，羣衆由棚裏擁出，喊叫着「這是一個騙局。」）

陶伯（搖鈴）你們聽，那些人在喊什麼。這算是會場上最後的一場表演了。

富洛提（打鼓）各位，現在我告訴你們，這是「壓軸兒」的表演，最值得一看的，這裏有

活動的骨架——馬上開始。

（他們都到富洛提卡契的棚裏去了。只留着泰姆和安尼在舞台上。）

安尼我們也到那個棚子裏去好嗎？

泰姆包賓我再用這最後的一次欺騙。

安尼你還是會場上的漂亮人物哪——我這兒還有兩個辨士。

泰姆包賓我已經騙過那個傢伙了，再來試試這一個。

（他們走到棚子門口。富洛提卡契向前攔阻。）

富洛提不成，不成，我的好主顧，我已經看到你把那邊騙了，你再想騙我是不行了，你們

的錢在那兒？

安尼噢，這兒。（他們到棚裏去了。）

泰姆包賓（在裏面）我說，那個猴子的尾巴到那兒去了？

富洛提唔，他來自陸地，所以他們沒有長尾巴。

（看着陶伯搖頭。）你請看，我現在不是長出來了麼。

陶伯 你表演得很好。

富洛提 像你表演得一樣。

陶伯 當心，否則我要告訴大家，你那活動的骨架是一個半死活的猴子。

富洛提 我也要宣佈：你的胖女人是用鋸末填起來的。

陶伯 我可以把你的鋸末打出來。

富洛提 君子一言，你敢來試試看嗎？

（他們開始爭鬥。人們擁出了柵子。）

泰姆包賓 嘿，這簡直是場活把戲！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完全沒有打扮的表演了。（他跑去拉住胖女人。村人們在她的衣服裏面取出了許多枕頭；亂打表演者。幕在騷動的場面中降落。）

（幕。第一幕完。）

第二幕

第一場

靠近吉卜賽紮營地帶的森林。

(愛斯米爾李上場)

愛斯米爾李：我的計劃的成功距離我的希望尚遠。瑪瑞亞馬亭已經墮入考德欺騙她的圈套。

她在羞愧中生下了她的孩子，可是維廉已經討厭他的玩具了。昨兒晚上他到我們的帳篷裏來他要買一瓶致命的毒藥，只有我們這個部落曉得這件事。聽說孩子在害病，我有我的想法。我跟他約定在這兒會面……唔！我當監視出貓似的注意着他，因為星宿告訴我說報應的日就在眼前。

(考德上場。)

維廉考德 我們昨天說得那種藥你尋（讀若學）謀到了嗎？

愛斯米爾 你說的是那種毒藥，我已經尋謀到了。

維廉考德 你能說出它的效力來嗎？

愛斯米爾 我能夠，因為我會經看見到人和牲口用過它。

維廉考德 你曉得我需要它的目的嗎？

愛斯米爾 那對於我沒有多少關係，我就曉得您常常給我錢花，不過，你告訴過我說，這個毒藥是用來殺死您寵愛的一條狗。

維廉考德 不錯，因為它常咬死農人們的小動物，他們都來跟我訴苦，所以，我打算用很快，很突然的方法把它殺死，這樣，就不致有什麼痛苦了。

愛斯米爾 一滴就足夠殺死二十個人的，它的效力像閃電一般的迅速，突然，而且死後絲毫不留痕跡，很多有名的醫家們也常常束手無策。

維廉考德 好極了，這是我答應給你的金幣，你拿去，此刻我們就分道揚鑠，各走各的路，今後不管什麼時候見到我的面不必認我，這裏還有不少金幣（遞給他錢袋。）不過，從此以後，我們都是陌生了。

愛斯米爾 就這樣辦吧，再見，慷慨的先生，再見！（旁白）現在，我要監視他一切行動，我要監視，我一定要監視。

（下場）

維廉考德

（音樂宏亮）今天晚上我必須用這個毒藥。瑪瑞亞寫信告訴我說，孩子在害病。爲了我們兩個的安全起見，還是讓他死掉，雖然村裏的人們不曉得他是瑪瑞亞的孩子，但是，她在看護着他，慢慢大家都會知道的——我的父親對於名譽和道德的觀

念非常嚴格，他一定會把我趕出家庭去，遺囑上將來也不會有我的份兒了。今天晚上孩子必須死掉，可是，瑪瑞亞要做我的同謀。我打算把他埋葬在森林裏，即使被檢屍的洩露出去，也不會曉得是我。瑪瑞亞或許要猶豫，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末，我第一步先犧牲孩子，第二步再犧牲他的母親。（下場。）

愛斯米爾

（再上場。）我有點兒懷疑，他爲什麼向着瑪瑞亞祕密寄宿舍的路上走去。現在，是我復仇的勝利日到了，我那悲慘的則拉受了命運的支配；葬身九泉，所以爸爸狠心的要把誘姦你的人送上斷頭台來紀念你。（下場）（幕）

第二場

在茅舍裏

瑪瑞亞擺動着搖籃。

瑪瑞亞

又過了一天啦，還不見他到這兒來。唔，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呀，你心碎了的母親和你，簡直不能入睡，而且一刻也不會安心。十二個月以前的今天，我還是一個快樂的鄉下姑娘，現在我成了什麼人了，一個跟人家私通，毀滅了的女人，凡是曉得我這件醜事的；都要嘲笑我，輕視我。唔，我可憐的老父親啊，什麼臉我都給您丟盡了，不過，維廉他會娶我的，他答應過我，他要接我回去的……（農奴音樂奏

着極輕柔而低吟的調子。她開始哭泣。……我的命運！我……（放聲大哭。有人敲門。她轉過頭去。）唔，也許是他——

安尼和泰姆上場。（奏喇叭）

安 尼 是我。

泰姆包賓 還有我。

瑪瑞亞 安尼，我的好姐姐。

泰姆包賓 姐夫泰姆也來了。

安 尼 閉上你的嘴吧——我特意來看看你的。

泰姆包賓 我是來看看你的孩子。

安 尼 滾吧，你對於這個孩子有什麼辦法！

泰姆包賓 把這件事交給我辦，我叫他跟瑪瑞亞結婚，一定的，你不要斷定這是意外的事。（走向搖籃。）

瑪瑞亞 安尼，我希望你替我保守秘密，太家都以為我是這個孩子的看護。你們沒有對別人說起過吧？

安 尼 沒有，我沒有告訴過別人，只有泰姆曉得。

泰姆包賓 是的，我沒有跟別人說過，不過，我只告訴我的哥哥包布，還有我的十六個堂兄。

弟。

安 尼 唔，你這個傻瓜！瑪瑞亞，母親和父親就要來了，所以，我先來告訴你，爲的是叫你準備一下。

瑪瑞亞 別，別叫他們來，我簡直沒臉見他們。白髮的老母親她會罵我的，她會講出她過去的貞潔生活，可惜，現在被我這種不道德的行爲給玷污了，我的父親——我要死在他那憤怒之下的。

安 尼 來，來，瑪瑞亞你應當快快樂樂的，事情決不會像你所想的那樣糟，我把這個消息告訴父母以後，起初，雖然他們大發雷霆，可是，母親說，雖然你犯了這種不道德的罪，她仍然是愛你的，還認你是她的女兒。

泰姆包賓 哎，哎，快看呀。這個孩子張開嘴了，可就是沒有牙的。

安 尼 去你的吧，這樣小的孩子當然不會長牙的。

泰姆色賓 那麼，他怎麼吃麵包和牛油呢？

唔，唔，唔，他的頭像鴨蛋一樣的光，安尼，你快去把我爺爺的髮套借來。

安 尼 滾開，這樣小的孩子戴什麼髮套呀。

泰姆包賓 我告訴你這個孩子是禿光頭。唉，現在他的嘴又張開了，快把廚房裏的火棒球拿來給他含着。

安 尼

不要把孩子弄成像你一樣的大傻瓜，他的母親會把木床架上的球給他含的，以後他就不會笨頭笨腦的。（叩門。）這是個舊風俗，懂麼，泰姆。

泰姆包賓

我要留在這兒看護這個孩子。

安 尼

胡說，滴到你身上的尿，要得尿沙疹的。

泰姆包賓

我以前從來沒見過一個小孩子會這樣有趣，沒有牙齒，說話咕咕的，頭頂禿光光的，但是，他完全像維廉考德，由他的鼻子就可以看出來。（安和泰姆走出。）

瑪瑞亞

我的父親和母親來了！唔，我真怕見他們，當我一起起家的時候；馬上就聯想到他們把着門口；滿臉顯着不高興的樣子；當時，我耳朵所聽到的都是責罵的聲音！——以後不准你進這兒的門！」我應該硬起心腸來，他們來了。

（馬亭夫婦上場。）

（瑪瑞亞跪倒。奏輕柔的音樂。）

瑪瑞亞

唔，我又看到你們了。父親，母親，我懇求你們饒恕了這不幸的女兒吧。

馬太太

我可憐的女兒，母親的心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能原諒你，不過，你應該懇求你的父親讓他先心平氣和了再說。

馬 亭

你的困難我是料得到的，可是，一個做父親的痛苦我知道的更清楚。唔，我爲什麼要溺愛你的女兒，一句話都不叫我說，你爲了一個惡棍把我犧牲掉，就因爲你這樣

放縱，我的頭髮都變白了，我的心也破碎了。

瑪瑞亞 不要再發慈悲，唔，不要再可憐我了！

馬 亨 我是看着你長大的，想起你小的時候，剛剛學會走路那天，笑迷迷伸着小手跑到我

的面前，那個時候，我深怕你的兩條小腿站不穩，跌倒了。

（輕柔的音樂。）你脫了不少危險，可是，你現在還是跌倒了，跌倒在地上永遠站

不起來了。（母親流着淚水把瑪瑞亞拉起來。）

馬 太太 可是，我們的女兒是會悔改的，你看她那樣羞愧難當和悲傷的樣子，還不說句安慰

她的話，減輕她的痛苦。

馬 亨 難道我沒有以家庭的仁慈教養她，沒有訓練她向道德的路上走嗎？難道我沒有本着

愛的心腸勸告她麼？

誰知道我像蒙在鼓裏一樣；還自尊自重的宣布我的女兒是世界上的模範呢！……

難道她沒有毀滅了。

我所有的希望去接近一個惡棍麼，在我受到悲慘的打擊的時候丟開了我，唔！我認

爲我應該詛咒——

瑪瑞亞 （重新下跪）。

不，不，您的報復心腸不能使您對於一個絕望的女兒的痛苦置之不理！

看啊，我在跪着哪……

我帶着悲哀的心情去犧牲。

非到您了解我珍貴的愛的時候我決不敢再懇求您愛我，不到您重新感覺我能夠信賴的時候我決不懇求你信任我，但是，您總不能否認我是受過父親的保護的嗎。

馬太太 親愛的丈夫，別再火上加油了，親愛的女兒已經夠不幸的了，她會悔改的，她是一個矮矮的小羊，對於她的災難發了這樣大的脾氣就算了，她內心已經夠痛苦的了，請你千萬不要再中傷她了。

瑪瑞亞 母親，我給您祝福，祝福您為我說了這麼多好話。

馬亭 起來吧，瑪瑞亞，我饒恕你了。我們都是罪人，在我們最後的審判日；對於每個人都應該慈悲的。

你父親的懷抱，

你父親的家庭，

都要敞開迎接你的。

（他們相互擁抱着。）

馬太太 來吧，孩子，馬上回家去。

瑪瑞亞 不，我要等維廉回來。

馬 亨 那個惡棍這樣欺騙你，誘惑你，不要相信他。

瑪瑞亞 不，他發了很多次的誓說，要同我結婚的，我拿着他寫給我的把柄呢，只是因為家庭的關係，我們的婚禮才耽擱下來。隨便什麼時候他總要到這兒來的。

馬太太 馬亨，現在，我們先把她留在這兒吧，她要見見維廉也許有緊要的事，我們希望有個好的結局，你忍耐一下吧，

馬 亨 希望？我是

受了傷的灌木樹，澆水也沒有用了。轉眼之間打落了我的枝葉！

只剩下我的樹身悲慘而孤獨的直立着。（馬氏夫婦下場。）

瑪瑞亞 我的父親饒恕了我，使我內心得到了安慰。唔，維廉若是真的履行他的諾言，幸福就屬於我的了。哎，他來了！

「維廉上場」。（四絃拉琴顫動着。）

維廉考德 親愛的瑪瑞亞，我接到你的信，急忙就跑來了，孩子怎麼樣？

瑪瑞亞 病啦，病得很厲害，我怕他活不久的，如果你不叫我做個體面的女人，我就會跟他的命運一樣！

維廉考德 我不是已經發過許多神聖的誓願；一定要你作我的妻子麼，我的父親已經行將就暮的人了——等他老人家死了以後，我立刻娶過你來，我們的孩子將是我們結婚的

幸福的契約。

瑪瑞亞 親愛的維廉，我相信你。

維廉考德 不然我又要發誓了！

（他們擁抱着。愛斯米爾神祕的出現於窗口。）

瑪瑞亞 爲什麼你不聽我的話把醫生帶了來？

維廉考德 今天他不看病，明天他要來的，我把你的信拿給他看了，所以，他給配了這麼一小

瓶藥，他說，吃了以後，一切痛苦都可解除的。

瑪瑞亞 謝謝你，親愛的維廉，我馬上給孩子把藥灌進去。

維廉考德 就這麼辦，瑪瑞亞。

（他給孩子灌藥。音樂狂響。）

瑪瑞亞 孩子的病好像已經減輕了。唔，維廉，我的父親和母親到這兒來過了，他們都爲我

這件醜事傷心得很。

維廉考德 不要怕，親愛的姑娘，一切都會好轉的。可是，你看，這個孩子！

瑪瑞亞 唔，病怎麼更重了！他騷動得很，不得了啦——（尖叫）他死了。（撲在搖籃上

，）

維廉考德 死了，那，我就平安了。

愛斯來爾（在窗口）你永遠逃不出上帝的視線。犯罪的階梯他又往上爬了一步。（吉卜賽音

樂。）（幕）

第三場

森林

（富洛提卡突上場。）

富洛提 我是一個破了產的人，我丟掉了我的表演的東西，我的活動骨架和猴子跑掉了，我的一羣小豬也帶到市場上賣掉了，所以我走到路上活像弟克杜平一樣，我要搶劫我第一眼看到的人。哎，一個鄉下人來了。回去，回去，等到合適的機會我再出來（他躲藏起來。）

（泰姆上場。）

泰姆包賓 我之所以要在漆黑的夜晚出來，那全是因為馬亭先生叫我這樣走的。本來老鸞老母叫我來收租的，可是，他一直拖了三個禮拜，才付了租錢，所以，我不得不趕黑路了。

富洛提（跳出來。掏出手槍。）站住，把錢拿出來。

泰姆包賓 你嚇得我有抖數了。

富洛提 你留錢還是留命。

泰姆包賓 不妨把命拿去，錢給我留下。

富洛提 嘿，原來你有錢啊，我從臉色上就看出來了。

泰姆包賓 那末，你把我的臉拿下去吧。

富洛提 來，把你所有的錢都交出來。

泰姆包賓 唔，馬亭先生，馬亭先生，你的租錢丟了。（丟錢。）

富洛提 好，再，把你的珠寶拿出來。

泰姆包賓 這是我的烟斗和我的烟盒，還有一個舊的馬釘子，是我開馬棚門用的。

富洛提 現在，你可以走了。

泰姆包賓 我說，劫道的先生，請你替我辦點兒事好麼。

富洛提 什麼事？

泰姆包賓 請你把我的帽子和衣服拿槍打個洞，這樣，我就可以在我們村子裏逞英雄，並且

我就不會像老馬亭所想的：沒有動手就把他的錢送掉了。

富洛提 好極了，我答應你這個請求，把帽子拿穩了。（開槍打帽子。）

泰姆包賓 再把我的外衣穿個洞（富洛提開槍。）妙極了，現在，再把這邊穿個洞。

富洛提 我沒有那末多的火藥，不能再打了。

泰姆包賓 唔，試試看，唔，試試看。

富洛提 這還有什麼用，從此它就不過火了？

泰姆包賓 恐怕是的吧，這支手槍永遠不會過火了。（拉出一條短棍。）現在，把我的錢都給

我退回來——我的珠寶，我的烟斗，我的烟盒，還有我的馬釘子，並且把你所有的錢拿給我。

富洛提 讓我走吧。

泰姆包賓 好的，走吧，我要關你禁閉，並且我要監視着你，叫你寸步難離。

（下場，打富洛場。）

第四場

森林中隱秘的一角。

（維廉和瑪瑞亞在埋葬死嬰。）

瑪瑞亞 維廉，維廉，這太可怕了。

維廉考德 但是，爲了我們倆的安全起見，必須這樣做。

瑪瑞亞 我可憐的孩子，像埋條狗似的，在他的小頭頂上也沒有祈禱，離教室的庇護又這麼遠。把他丟在這個可怕的森林裏。

雜廉考德 這樣很好，相信我，檢屍的人會比我們傳播得更廣，說得更多。

瑪瑞亞 啊？孩子死得這樣突然；不是不清不白的死掉的嗎？

雜廉考德 我怎麼會曉得，如果說是有過錯的話，那應該是醫生而不是我自己。

瑪瑞亞 唔！什麼可恥的懷疑都鑽進我的腦子裏來了。

雜廉考德 那末，不要懷疑好了，因為一經縣長審問對於你的損害要比我自己多的多了，你要記住，祕室生產是要受刑罰的。

瑪瑞亞 反正由你擺布，我自己是沒有主意的。不過，把孩子丟在這兒，實在叫我太傷心了。

雜廉考德 胡說，孩子在這兒像葬在教會墳地裏睡得一樣平安，看啊，我拿這棵樹做個記號，等到黃昏的時候，你可以用很多鮮花散布在這個小坟頭上。

瑪瑞亞 唔，逮我來了，快點兒把我帶出這個可怕的地方去。

雜廉考德 來吧，你抖擻什麼！瞎說，姑娘！沒有人看見我們。

愛斯米爾 （在遠處。） 嗯，吉卜賽人愛斯米爾的眼睛看到了。（幕）

第五場

森林的另一角

（馬克和阿莫司引着一羣吉卜賽人上場。）

馬 克

弟兄們，我門要被法官們逐出境了，不用說這又是維廉考德搗的鬼，但是，在我們走之前，我們一定要來一次大報仇

吉卜賽羣

對，報仇，報仇！

馬 克

不要怕，我們要真正的動起手來，而且要緊緊的團結在一起，他們對於我們的老婆孩子哭泣喊叫；毫不在意，那，我們還爲什麼給他留着那條狗命呢？今天夜裏，我們就叫考德一覺睡不醒，永遠閉着他的眼睛去吧。

吉卜賽羣

對對對，報仇，我們報仇去！

（他們跟愛斯米爾撞了個滿懷。）

愛斯米爾

站住，孩子們，你們幹麼去？

馬 克

報仇去。維廉考德隨隨便便就叫警察來抓我們，開槍打我們，像打野獸似的，本來那些地是他父親答應我們在那兒搭帳篷的，可是，他利用法庭來壓迫我們，把我們這個部落的許多人都關在牢裏，所以，我們必須要考德的狗命，來報復這種非法的行動。

愛斯米爾

站住，站住，依我說，大可不必這樣做。

馬克
吉卜賽羣

你是什麼意思？

愛斯米爾

對考德報仇的事讓我來。

（維廉考德出現遠方。）

維廉考德

啊，提我的名字，這羣無賴的吉卜賽人，我要聽聽看。（癡起來。）

愛斯米爾

你們所吶喊的一切冤屈，要拿考德跟我的大冤屈比起來，那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他搶奪了我頂頂親愛的女兒，則拉，并且把她的哥哥驅逐海外。因為，他這種種不道德的行爲，我一定要把他驅逐出境，剝奪他的幸福，他一向輕視我們所過的乞丐生活；我也要叫他嚐嚐那個痛苦的滋味，拖着他的腿上斷頭台，然後我睜大報仇的眼睛瞪着他，而且我要殘忍的笑，叫，在他耳朵旁邊盡量的嘲笑，我逼着他一步一步的走上斷頭台，最後我把刑繩給他套在脖子上。這是我的報仇方法，一種長期和酷刑的辦法，你們那種辦法未免太快，太少痛苦了。

馬克

我們坐在監牢裏的弟兄們哭着喊着叫我們報仇。難道叫他們空哭。空叫一場嗎？

愛斯米爾

當然不能那末辦。你們知道，他有許多堆麥子和乾草——都把它們——不，還有許多糧食倉庫，房子，所有東西，都給他放把火燒掉，叫他也變成一個叫化子，這樣一來，不就大功告成了麼。我要把他的秘密一揭穿，馬上就給他把刑繩套在他的脖子

上。去吧，我現在還不能宣佈我的祕密，等到你們把一掃光的工作完全以後，再來找你們這個部落的長者，那時，我就可以給你們拿出證據來，準把考德定為暗殺之罪。

馬 克

喂，朋友們，這真是一個光榮的計劃。在我們的帳篷點起燈來；引我們上路以前，我們必須把考德的全家化為灰燼。（吉卜賽羣跪下。）

愛斯來爾

咳，咳，我從前些年就等待着報仇的機會，今天居然來到了，我要跟着去，看看我那些忠實的伙伴們怎麼實行我的計劃。（下場。）

維爾考德

（謝謝後走出來。）這個老狗，憐倖我在他們的頭頂上，原來這個老傢伙是則拉的父親，他可能看見我在埋葬孩子，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他就是瑪瑞亞的活證人，他是不怕說出來的，我要穿過田園，在他之前回到農場去，背起我的槍，我要找個機會把反對我的證人打死。（幕。）

第六場

農場

（一羣吉卜賽人帶着火把上場。）

馬 克 這邊來，弟兄們，我聽說他那些傭人們都到村子裏去了，考德也不在家，現在正是

我們的好機會。不過，等他回來以後，我們一定把他扔到火坑裏去，我們應該記得，死人是不会講什麼故事的呀，這邊來，這邊來。

（他們到農場建築的後邊去。）

（愛斯米爾上場。）

愛斯米爾
勇敢的孩子們，你們幹起來了，所有的東西很快的就要燒成一堆爛灰了，哈，哈。農場是暗然無光了，考德這小子究竟跑到那兒去了呢？

（考德背槍上場。）

維廉考德
我在這兒哪，老叛徒，狗——你這個老奴才安心害死我呵！

愛斯米爾
唉，我要你變成一個無家可歸的叫化子。

維廉考德
你這種恐嚇手段，我真覺得好笑，因為我的農場，和我所有的財產都是保了險的，

你們把它燒光了，我還可以得一大筆保險費，可是，這樣一來，他們這羣傻小子就都要變成可憐的人了。

愛斯米爾
但是，你的狗命就在我的手掌心裏，我就是你私下誘姦了那可憐姑娘的父親，我的

兒子被你驅逐充軍，所以我發誓要報仇，現在，時候已經到了，我曾經一步一步的跟着你，我看到你毒死了瑪瑞亞的孩子，然後把他葬在森林裏，我只要把法官們帶到那兒去，你的狗命就要完蛋了！

維廉考德 去你的吧，老叛徒，（開槍射擊。）對於我犯罪的唯一證人算是消滅了。（急促的

下場。）

（吉卜賽人們舉着火把上場。）

馬 克 槍聲，唉，看呵，我們的長者流血了！（他們扶起了他。）誰開槍打您的？

愛斯米爾 維廉考德。我要死了。你們要發誓找到我的兒子，憑我們許多部落的遺骨發誓，告

訴他要殘忍的走上報仇之路，一直到爲我和他死去的姐姐報了仇爲止。

大 家 我們一定發誓這樣做。

愛斯米爾 這就好了，這就好了，我的眼睛可以閉上了。我的血已經冷了，你們看啊，我的則

拉的靈魂要在滿天星斗的時候回到我的家裏來了。

馬 克 可是，您所知道的考德的祕密，在您死之前，趕快告訴我們哪。

愛斯米爾 考德，他是一個——一個……（倒地而死。）

馬 克 這個靈魂是爲了打破人世間牢獄的堅固的大門而鬥爭的，我們隨時都要依靠他，所

以他這樣的死去，更叫我們的弟兄增加痛苦，但是，這個不屈服的靈魂是不會走遠的，星子都要散了，月亮也罩上了一層面紗，你們要高聲的吶喊，並且大家堅定的面向西方看去。

正在說這段話的時候；聽到唱祭禮的輓歌。吉卜賽人們圍着愛斯米爾跪倒，他的死

亡的瘦頭靠在馬克的肩膀上。舞台上只藉着正在焚燒農場的紅光閃着光亮。吉卜賽人們在歌唱着：

我們唱起輓歌。

搖響鈴鐺。

冒着紅光的火犯。

照着死者的面龐。

直到靈魂自由。

幽靈的靈魂。

煩惱的靈魂去吧。

走出你那泥土的牢房。

每扇門都開敞。

夜色在轉變時光

去吧。

去吧。

（黑暗吞食了整個場景。）

(幕・)

(第二幕完。)

第二幕

第一場

馬亨先生的廚房。

（瑪瑞亞在場。）

瑪瑞亞

我猜想維廉今天要來的，因為我叫我的弟弟喬治送了封信去，請他到這兒來。唔，有腳步聲，我想是他來了。

（考德攜毛毯袋子上場。）

維廉考德

我最親愛的碼瑞亞，我接到你的信就趕來看你。

瑪瑞亞

維廉，你究竟什麼時候才履行你老早答應過我的諾言呢？

維廉考德

我今天來就是爲了告訴你，我的父親已經死了，妨害我們結婚的唯一障礙算是取消了。

瑪瑞亞

這的確是一個值得興奮的消息，我要把這個消息告訴我的父母去。

維廉考德

等等，瑪瑞亞，你知道我的母親很討厭你們家裏，所以我們結婚要對她保守秘密。

密，因此，我打算在倫敦舉行儀式。

瑪瑞亞 倫敦，爲什麼要到那兒去？

維廉考德 我因爲有許多重要的事情，所以必須今天深夜離開此地，你應該同我作伴，我希望你穿上這套男裝，今天夜裏在那古老的紅色倉房裏面來會我。（四絃拉琴顫動着。）

瑪瑞亞 不，不，我不到那兒去，我小的時候到那裏玩過，那個倉房投射出來的影子，我看到就打冷戰，你不記得在伯立斯丁會場上那個吉卜賽人警告我；說我將來在紅倉裏要遇到我的命運嗎？

維廉考德 預言是不會實現的，我們從紅倉那裏聚齊，開始走上我們熱愛和幸福的大路。

瑪瑞亞 但是，幹麼一定要在天黑的時候離開，還要穿上男裝——這樣的神祕，究竟爲了什麼？

維廉考德 我已經告訴過你，你必須這樣做，否則我就把你留在村裏；不帶你到倫敦去。

瑪瑞亞 我答應你一同去，不過，我要把我的父母找來見見你，今天夜裏我一定到古老的紅倉裏來會你。

（她拿着毛毯袋子下場。）

考德一人在場。（強烈的音樂。）

維廉考德 她同意了，好，我算抓住要點。『這個禍害精的姑娘』可纏不住了，我瘋狂的去做投機的賭博，結果喪失了我廣大的幸運，我必須找個有錢的女人結婚才能救我。瑪瑞亞，當你同意到紅倉裏來會我的時候，你就決定了你的命運了。

（絃琴大作。）

（馬亭夫婦上場。）

（考德由兇暴的態度極力恢復到原來的狀態。）

馬亭 唔，維廉，是真的嗎？瑪瑞亞告訴我說你要履行你的諾言。

維廉考德 是真的，馬亭先生。

馬太太 我聽到這個消息很高興，因為我那可憐的女兒被當地人看不起已經很久了。

馬亭 不要作聲，不要作聲，太太，人家考德先生要叫咱們孩子做個高貴的人物了，不要

囉嗦了，可是，什麼時候才舉行婚禮呢？

維廉考德 越快越好，今天夜裏我們倆就要離開這兒到倫敦去。

馬太太 先生 倫敦？？？

維廉考德 你要知道這是有理由的，因為我們「家庭的關係」；我們的婚禮必須在那兒舉行。

馬亭 維廉，你爲什麼不在這兒結婚呢？

她是在這兒丟的醜。
她是在這兒敗壞了名譽。

馬太太

是呀，爲什麼你不能像我們老兩口子似的，也在鄉村教堂裏舉行婚禮呢？奏着四絃拉琴的音樂，搖着鈴子，讓我們所有的朋友們都快樂一下。

維廉考德

我實在對不起你們，我不能這樣辦，因爲在我們沒有結婚以前；我不願意叫我母親知道。

馬亭

好吧，維廉，假如瑪瑞亞她樂意跟你去，我不會不同意的，你請進來吃點兒點心好嗎？

馬太太

好極了，維廉，我預備了一隻煮熟了的冷火腿，還有點兒鮮牛油，也許你們喜歡帶一點兒到倫敦去？

維廉考德

謝謝您的好意，不過，我還得回農場去一趟，那末，再見吧。

馬太太

祝你平安，維廉，假如我不能在你們舉行婚禮的時候來參加跳舞，或許在施洗的時候來參加。

馬亭

你急於要離開這兒，我也不便久留，你們到了倫敦，想着給我們寫信來，請你好好照顧我的女兒，她爲你吃了許多苦頭，我現在託付你照顧她……不過，你怎麼待她

(下場。)

……上帝……就怎樣待你。

（他說話時，考德轉過身去，咬緊牙巴。雙目突出。馬亭下。）

維廉考德

上帝？我對上帝做了些什麼呢！我在默想，這種行爲足使天國之門永遠與我絕緣。

（舞台轉暗。農奴音樂高聲大奏。）

今後，今後，悔恨和每一念頭都是好的，

起始於狂暴的性慾，必然結束於鮮紅的血泊。

（幕）

第二場

森林的另一角

（秦姆帶着包袱和手棍上場。）

秦姆包賓

我再從這兒到隆昂（Lunnon）去一趟，這是我背着包袱到那兒去的第四次了，當那裏發生了事變的時候；我不得不掉轉頭來往回跑，可是，現在，我又要去了。我身上帶着三個半值五個先令的英國國幣，兩個六辨士的銀幣，還有三個值半個辨士的銅板，假如叫坐着四輪馬車，帶着黑奴隨從的貴婦人知道了，她一定要這樣說，秦姆真是一位漂亮的青年，你肯來做我的丈夫嗎？嘿，嘿，沒有什麼可說的了，走吧。

安 尼 （沒有聽到）泰姆，泰姆。

泰姆包賓 我的命運叫我留在這兒，不成，現在，我要逃跑。

（他正要走的時候，安尼抓住了他的衣領。）

安 尼 我終於抓到你了，原來你是一個假情人，你怎麼那麼喜歡到隆昂去。

泰姆包賓 不錯，我要走，因為這裏太亂。

安 尼 你不是三番五次的對我說，我是你心愛的姑娘麼，如果你家裏沒有老婆的話，我將

來就可以做泰姆包賓夫人。

泰姆包賓 是的，我是講過的，我只不過有那麼個意思罷了。

安 尼 那你又爲什麼跟我戀愛呢？

泰姆包賓 你不能禁止我談愛情呀。

安 尼 假如你到隆昂去，我打着赤脚也要跟你去。

泰姆包賓 不要說傻話了，安尼。

安 尼 泰姆，我跟你說，你可不能欺騙我。

泰姆包賓 我只是去看看熱鬧，我還要回來的。

安 尼 不過，我怕你不會回來，因爲青年人一離開鄉村，懂得事情就多了，所以，他就不

想再回來了，因爲他的求知慾是越來越高的。

泰姆包賓 你不能這樣說。(旁白)假如我不走，她就成了我的主婦了。(高聲)我要把我所看見的東西完全告訴你，那末，你隨便對什麼事物就跟我一樣的聰明了。

安 尼 現在，我要跟你說什麼來着，唔，假如你不走的話，你可以到母親那兒去，她預備了好多你歡喜吃的冷布丁。

泰姆包賓 你沒有給我留着冷布丁嗎？

安 尼 唔，有，多得很。

泰姆包賓 我現在不想吃！

安 尼 那你不是想把它扔掉？

泰姆包賓 不，我把它弄熱以後，一氣兒吃光。

安 尼 來，泰姆，那兒有一塊，像我大拇指這樣大的肥油。

泰姆包賓 嘿，嘿，到隆昂去！（他倆各走一方）

安 尼 拿布丁去！

泰姆包賓 妙，吃布丁可以長胖。

且歌且舞。

泰姆包賓 隆昂的一切新奇引誘着我去，幸運在微笑着送我踏上旅途。

安 尼 不，泰姆，我勸你還是留下不去，那裏的人都沉溺在杯唇之際。

泰姆包賓

天才和俗人都需要這種刺激，你要知道我能多方防備。

安尼

我有一個意見，如果你一定要去，怕中了兩頭落空敲在地上的格言。

泰姆包賓

吵咀，搖頭，徒使筋肉攣痙，隆昂和布丁我都不能捨去。

安尼

你像驢子一樣；站在兩捆草之間儘好的挑選。

（他們同時下場，舞台轉暗，音樂改換。）考德上場。
維廉考德 悽慘的黑暗籠罩了白晝之面。

是陽光躲在了烏雲後邊，

還是它的旅程降臨了西天。

像是比平常的速度加快，

以政妨害了我要工作的視線。

自從我定下了這個挨罵計劃

我，隨便走在多堅固的地上

兩腿都在打戰……

雖然如此我還是耍幹，我必須去幹。唔，我忘了把鋤頭和鐵鏟帶來了。糊塗。我必須把我害死的人埋藏起來。好，我先在這兒躑躅一會兒，若有從這兒路過的工人跟他們借借看。

（泰姆帶着鐵鏟和鋤頭上場。）

泰姆包賓 我幾乎變成個廢人了，我把吃進去的冷布丁都吐出來了，可是，現在，老馬亭一定叫我到他田裏去掘地。哈囉，考德先生。

維廉考德 你好像認識我似的。

泰姆包賓 我當然認識你，咱們還是連襟呢。

維廉考德 你說咱們是連襟，這是什麼意思？

泰姆包賓 我都曉得了。

維廉考德 你比我知道的還多麼。

泰姆包賓 我知道，這襟。你就要跟瑪瑞亞結婚了，我也要跟安尼去結婚，所以，我們成了骨肉至親了。

維廉考德 （旁白）怎麼，我怎麼能跟這個繼稼漢做親戚呢？不——這樣以來，我更要決定把拌着我脚的瑪瑞亞踢開了。

泰姆包賓 你自言自語的說些什麼？我知道你是看不起我的。

維廉考德 你可不可以把鐵鏟借給我用一下，我給你出租錢。

泰姆包賓 你要鐵鏟幹什麼用？連襟。你打算到山頂上去埋人嗎？

維廉考德 你胡說些什麼？

泰姆包賓 妙極了，你比一個沒有尾巴的耗子還凶，我想一羣狗咬死了我們的羊，是不是你想去把它們埋葬掉。

維廉考德 不，不，我有一個朋友叫我在他的地上栽一棵小林，所以要借個鐵鏟去掘土，好把它埋起來。

泰姆包賓 你借我的鋤頭和鐵鏟用；打算給我多少錢呢？

維廉考德 用一天你要好多錢？

泰姆包賓 十八個辨士，因為他們要叫我請吃布丁的。

維廉考德 那麼，我給你兩個先令的租金，五磅的票子你換得嗎？

泰姆包賓 誰能在這兒換哪，我一生也沒有看到那麼多錢。

維廉考德 一磅金幣你換得開嗎？

泰姆包賓 哎，你在這兒等一等，我瀾酒館去一趟，喝點兒酒就可以把錢換了。

維廉考德 不，不，我不能等，這兒是一個先令，三個辨士的銅幣，其餘的欠款，下次我們碰到的時候再付給你。

泰姆包賓 那末，你欠我九個辨士，不要忘了，用完了，你沿着這條路過去，把鐵鏟和鋤頭放在那個盛工具的房子裏好了。

維廉考德 我把它放在紅倉門口外邊，這樣，你幾時要用，幾時去拿好了。

泰姆包賓 好吧。不要忘記你還欠我九個辨士呀，一個先令三個辨士足夠買雙長襪子的了。哈囉，那是怎麼回事？假如那個花花公子敢吻我安尼；我非脫掉衣服去揍他不可。我要把他的頭打出洞來，一直打得像醜過的卷心菜爲止。

（他藏到舞台的邊際，注視着。）

（安尼與着男裝的瑪瑞亞上場。）

瑪瑞亞 安尼，我從這塊田走過去，你想想看；會不會有人認出我來？

安尼 一點兒都不會認出來，你打扮成這樣可愛的一個漂亮男子，連我都要跟你發生戀愛了。

瑪瑞亞 請你告訴母親說，我到了倫敦馬上就寫信回來。再見吧，親愛的姐姐，維廉在等着我呢。我們分手之前應該接一次吻。（擁抱。）

（泰姆跑出來。）

泰姆包賓 哎，再來一個，再來一個，她喜歡這個。

瑪瑞亞 你這個傻瓜是什麼？（旁白）他是泰姆，是不是？

安尼 是的，他不認識你，所以他吃醋，讓我們來開他個玩笑，他是個最胆小的傢伙。

泰姆包賓 那末，你這個輕浮的小人；在跟這位年輕的姑娘幹，什……什……什麼？

瑪瑞亞 這跟你有什麼關係呀，豬囉先生？

泰姆包賓 我根本不想咬你這塊醃豬肉，就是你，你這個不要臉的賤婆娘——

安 尼 你喊我賤婆娘，好大的胆子呀，我從來沒有見過你這個傢伙。

泰姆包賓 唔？這簡直是一個天大的謊！

瑪瑞亞 你怎麼敢跟一個年輕的婦人這樣說話！如果你再敢這樣對她說話，我就把你打個粉身碎骨。

泰姆包賓 （似泥石的）來呀，來呀。

瑪瑞亞 唔，我說安尼，這個傢伙要殺害我。

安 傢伙 別怕，他是個頭號的胆小如鼠的傢伙。假如你敢摸一摸這位青年，我就把你的眼睛出來。

泰姆包賓 你回家去，否則我告訴你媽媽去，來，過來呀。

瑪瑞亞 我把外衣脫掉像你一樣的消瘦，但是，你要注意，我平常的在射擊房裏練過粗棒，

並且我跟著名的拳術家陶姆賽易斯決鬥過，連他都不認我比他的拳術高明。

泰姆包賓 遭糕，這個傢伙會把我打傷的。

安 尼 我說他是個胆小如鼠的傢伙吧。

瑪瑞亞 （擺陣式）來吧，先生，來呀。

泰姆包賓 你自己在那邊兒打吧。

瑪瑞亞 你真是個胆小如鼠的傢伙，再見吧親愛的。我們再接一次吻。（擁抱）

泰姆包賓 假如你再吻她我就——

瑪瑞亞 你要怎麼樣先生？

泰姆包賓 沒有什麼。

瑪瑞亞 再見吧，親愛的姑娘，如果這個傢伙再敢找你的麻煩，我可以從倫敦特意跑回來，

用我的手槍把他全身打成篩子底兒一樣，再接一次吻。（擁抱）

泰姆包賓 哎，再來一個。（瑪瑞亞下場。）

泰姆包賓 （向着她的背影喊叫）回來，請你吻她一次。

（她又吻她。而且繼續不斷的吻，最後下場。）

安 尼 （最後）他走了。唔，泰姆，你看他不是一個很漂亮男子嗎？

泰姆包賓 去你的吧，不忠情的女人，當着我的面跟別的男人接吻，過後又怕我到隆昂去，還

用那些冷布丁來引誘我。

安 尼 親愛的泰姆。

泰姆包賓 我不值得你親愛，去你的吧。（他開始哭泣。）

安 尼 別哭了，泰姆。

泰姆包賓 我沒有哭，我只是做悲哀狀，因為我沒有捧了那個男子。

安 尼 假如我把所有的經過告訴你。

泰姆包賓 我不要知道那些經過。我已經看夠了。

安 尼 那末，我告訴你，他並不是一個男子。

泰姆包賓 啊？那麼，他是誰呀？

安 尼 你怎麼連我的妹妹瑪瑞亞都不認識了。

泰姆包賓 原來是她呀，她，他，他，我早就知道是她。

安 尼 唔，你又在說謊！

泰姆包賓 你想，假如我要不知道是她，我還不早就動手 她嗎？

安 尼 那麼，我們什麼時候去結婚呢？

泰姆包賓 我馬上背起錢袋到鐵匠舖裏去買個環子。

安 尼 你要給我買一個像媽媽那樣大的金錐子啊。

泰姆包賓 還有一大塊像拳頭大的紅寶石，你該滿意吧，瑪瑞亞都帶着那個東西跳舞的。妙，這真是頂頂快樂的一件事。（幕）

第三場

在紅倉裏

考德在掘坟坑。（農奴的音樂。）

維廉考德 一切都準備好了，現在祇有等着我那個被害的人了。是她來了嗎？唔，是的，一個女人爲了她愛的男人，不管什麼都願癡心的去做。聽啊，是她的腳步聲，從田裏跳着過來了。她來啦，她心裏充滿了希望，她還唱着歌，她一點都沒有想到她的死就在眼前了。

（他躲到一個黑暗的角落。）

（瑪瑞亞上場。音樂變爲輕柔和緩的。）

瑪瑞亞 怎麼，維廉不在這兒，他到那兒去了呢，我怎麼這樣心煩啊？我擔心會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這個老倉房看來真像一個地下的坟墓，恐懼在侵襲着我，我的手脚都在發抖，我要馬上回家去。

維廉考德 （向前）站住，瑪瑞亞！

瑪瑞亞 我真高興你在這兒，你不曉得我多麼害怕哪。

維廉考德 你從田地走過來，有沒有人看到你？

瑪瑞亞 沒有，連個鬼都沒有，因爲我照着你指示給我的路線走過來的。

維廉考德 那好極了，你還記不記得幾天以前；爲了孩子的事向警察官告了密，把我嚇得那個樣子呢？

（四絃拉琴顫動着。）

瑪瑞亞 你要知道，少女的恐懼會使她的脾氣急躁的，因為你不守信義，你知道，你的罪惡是這樣大。好，現在我們不談那些，還是趕快離開這兒吧。

維廉考德 不要忙，瑪瑞亞，你不要以為我這條命會叫你送掉的，傻姑娘。現在，你來看；這兒是什麼！（他拉她到坟坑前。緩和的音樂。）

瑪瑞亞 坟坑。唔，維廉，你這是什麼意思？

維廉考德 我要殺死你，把你的尸首埋在這兒。你妨害我的行動，你成了我的絆腳石，所以，我必須把你殺死。

瑪瑞亞 （跪倒）但是，你不能，你不能用你的手殺死我，因為我爲了愛與信曾經緊握過你的手。唔！你想想看，維廉，我爲你犧牲夠多麼大，想想我們的小孩子，現在他在天上爲她母親的命向你懇求呢。唔，饒了我吧，唔，維廉，饒了我吧！

維廉考德 這是沒有用的，我已經鐵了心啦，今天晚上你就給我死。

（雷電交加。）

瑪瑞亞 忘恩負義的東西！

我祈求，眼淚都打動不了你那鐵石的心腸。

上帝呀，求您給我這兩條胳膊增加勇氣，爲了活命，我要跟他決鬥。（她抓住考德。）

維廉考德 傻姑娘，放開！

瑪瑞亞 死也不放！

（爭鬥起來，他開槍打死瑪瑞亞，她倒在他的懷裏。）

瑪瑞亞 （柔和的音樂。）

維廉我就要死去了，你那殘酷的手一停止

我這破碎了的心仍然還愛着你。可是，你不會逃出正義的。

當你毫無希望的倒下來的时候，在那剎那間想想瑪瑞亞的冤屈，死神在向我招手，我用最後的一口氣以死來祝福你，饒恕你。（死去。）

維廉考德

爲我祝福，饒恕，她（高聲）暗殺！我怎麼會幹出這樣的糊塗事！唔，瑪瑞亞，你醒來吧，你醒來吧，你不必那樣溫柔的看着我，你可以憤慨的睜開眼睛，大聲的責罵我！

唔，這種罪惡將永被唾罵，最後的暗殺，是不可饒恕的錯誤。

（幕）

（第三幕完。）

第四幕

第一場

馬亭先生的廚房。

（馬亭太太坐在火爐旁。）

馬太太 哎喲，真奇怪，過了這多日子，還得不到瑪瑞亞的消息，她離開家已經十二個月

了，我們才接到她兩封信，第一封，維廉說她到了倫敦天天出去耍，沒有時間寫信，第二封更奇怪，簡直不像她寫的，說什麼她的手在生瘡，拿筆很不方便。唉，我簡直放不下心來。親愛的，親愛的，我怎麼這樣歡喜睡覺啊，好，我就坐在椅子上小睡一會兒吧。

「她睡着後，在夢中聽到柔和的音樂。稍時，茅舍的牆壁消逝，顯出了紅色的倉房。她看到瑪瑞亞走進來；她看到維廉在黑暗的角色裏等待着她，他們倆怎樣在吵架，考德怎樣掏出手槍和拉着瑪瑞亞到坟坑前面去。他的手放在手槍搬機上；向她開了火，於是她驚叫而醒。霎時一切都看不到了。廚房也陷入黑暗中。」

馬太太（嗚咽）唔，這個禮拜之內，像這樣可怕的惡夢今天已經第三次了。唔，馬亭，馬亭！

（馬亭，泰姆和安尼打着燈籠跑進來）

馬亭 怎麼回事呀，戴米？

安尼 媽媽，是不是碰痛了腳尖兒啦？

泰姆 不，恐怕是鑽子鑽的吧。

馬太太 唔，馬亭，我又做了一個惡夢。

馬亭 你又做了個什麼夢！

馬太太 就是我們瑪瑞亞遭遇不幸的夢，我看見她被維廉考德在老紅倉裏暗殺了，像這樣的惡夢，今天是第三次了。

馬亭 瞎說，夢是不可靠的。

泰姆包賓 夢當然不可靠，我也常常做夢，當我仰臥在床的中間的時候。

安尼 我也常常夢見你，泰姆，當我在左邊兒睡的時候。

馬太太 要按我們女兒的命運說，我倒是放心的。不過，馬亭，你還是去把鄰居們喊來，我

們馬上打着燈籠到紅倉裏調查一下。怎麼，你還猶豫什麼？否則我自己去。
不，太太，你安安靜靜的呆在這兒。我叫泰姆跟我一道去。

泰姆包賓 你抓我的官差，我才不跟你去打鬼呢。唔，我不去！

馬亭 來吧，對於這樣事不會有什麼傷害的呀。

泰姆包賓 我管不了那麼許多，假如叫年輕的小鬼咬掉我的鼻子，那不會損於我的漂亮麼。

安尼 去吧，胆小如鼠的傢伙，去幫忙找找我們那可憐的瑪瑞亞，否則我就不跟你結婚。

泰姆包賓 馬亭先生，假如我要去的話，她就可以嫁給我嗎？

馬亭 如果她喜歡你，我當然同意，因為你是一位頂忠實的青年。

泰姆包賓 那麼，我去拿我的羹叉子和馬燈去。

馬亭 去，戴米，你好好躺一躺，叫安尼給你弄點發熱的東西吃。

安尼 好，我就去，我給您泡杯紅茶喝，就可以使您的神經平靜哩。

馬太太 唔，親愛的丈夫，趕快去，趕快去，因為這種神祕的事情弄不清楚，我是不會安心的啊。

馬太太下場

馬亭 趕快，泰姆跟我走。（馬亭下）

泰姆包賓 再見吧安尼，我去啦。

安尼 好，去吧。

泰姆包賓 我說安尼，你可以……

安 尼 我可以什麼，傻瓜？

泰姆包賓 給我一根兒桃紅色的小腸子吃麼。

安 尼 什麼東西，

泰姆包賓 碰牙床的東西。

安 尼 快走，否則我就敲掉你的牙床，

攻姆包賓 我的意思是說親熱親熱。

安 尼 唔，你這個壞傢伙想親熱我。

泰姆包賓 我的意思是接個吻。

安 尼 親愛的泰姆你會接吻嗎？

泰姆包賓 嘿，嘿，嘿！

馬 亭 （在外面叫）泰姆，泰姆！

泰姆包賓 我就來，馬亭先生。

（他正與安尼接吻時，馬亭先生走進來，捏着耳朵把他拉出去。）

泰姆包賓 放開，我就走，再見安尼。我要去暗殺，不能再吻你了。（下）

安 尼 唔，他怎麼這樣蠢啊，等母親睡着了，我去戲弄戲弄他，我把我床上的被拿着，跑

過了田野，等我進了紅倉，把被子蒙在頭上准把他嚇一跳。

（幕）

第二場

紅倉

(馬亭先生與泰姆提着燈籠上場。)

泰姆包賓 你不要跑遠了，馬亭先生，我並不害怕。

馬亭 這個老倉房好久不用啦。

泰姆包賓 不，瑪瑞亞和維廉走了兩三天以後，我到這兒來取鋤頭和鐵鏟，但是第三倉裏已經裝滿了乾草，而且鋤頭什麼的都不見啦。

馬亭 其實，草已經移走了。

泰姆包賓 是的，考德家的人們弄走的，但是，他說並沒有看到我的工具。唔，看啊，馬亭先生，那兒有一個鬼，

馬亭 一個什麼，泰姆？

泰姆包賓 唔，不，是一個耗子。

馬亭 泰姆，把燈拿到這兒來。

泰姆包賓 是，馬亭先生。

馬亭 這是什麼，一把鋤頭和一把鐵鏟！

泰姆包賓 唔，那是我的東西，我敢賭呢！

馬 亭 哎，這是什麼，怎麼這把鐵鏟上有女人的頭髮；還有血！

泰姆包賓 那末，這不是我的鐵鏟，馬亭先生，我還是要我九個辨士吧。

馬 亭 照着亮兒，泰姆，從這些現象看來，我太太的夢可以說是千真萬確的啦。

泰姆包姆 唔，你看這兒，先生，一支小狗牌的手槍。

馬 亭 一隻手槍，還有名字——維廉考德——繼續搜查，泰姆，我以為我們發現了一件可

怕的罪惡，啊，這塊地已經變樣了，你挖挖看，泰姆。

泰姆包賓 （發抖）我來挖挖看，可是，你不要離開我，馬亭先生。（掘地。）

馬 亭 這是什麼？一條領帶，是瑪瑞亞的！很久以前我看見她結過這條領帶。挖，泰姆！

泰姆包賓 挖，不要離開我，馬亭先生。唔，看，這兒！暗殺！

馬 亭 哎，這是真千萬確的了，一定是維廉考德私下把她暗殺的。唔，我的可憐，可憐的

女兒啦！但是，現在，正義被毀滅了，正義，正義！

假如正義在英國還沒有毀滅掉，這種行徑足可以殺掉維廉考德的頭。

（他跑出去。）

泰姆包賓 不要離開我，馬亭先生，我替你擔心。

假如正義在英國還有用的話，這種行徑足可以把考德這個笨蛋煮着吃了。

我說，馬亭先生，你一個人走了，難道你安心把我一個人留在這兒跟鬼做伴嗎？馬亭先生！

安尼以被蒙頭上場。泰姆驚叫，倒在活板門的中間。（絃琴顫動。）

（幕）

（第四幕完。）

第五幕

第一場

(維廉考德倫敦住宅的會客室。)

(維廉一人在場。)

維廉考德 已經過了十二個月，沒有一個人疑心躺在老倉房第三倉的瑪瑞亞的尸首，是我暗殺的。我已經跟一位既有錢又學問的女人結了婚，一切我們都快準備好啦，我們隨時都可離開倫敦。我把聽差叫來，問問他有什麼信來沒有。陶木斯！

(聽差上。)

維廉考德 四五六號有信來嗎？

聽 差 沒有，先生，一二三號的信都沒有。

維廉考德 爲什麼我按了半點鐘的鈴你還不來？

聽 差 我在窗子外邊看新聞，外面有一個人他說他要抓一個人去就地正法。

(和緩的音樂。考德顯出苦惱的樣子。)

維廉考德 就地正法！他幹了什麼犯法的事啦？

聽 差 唔，他暗殺過幾個女人。上帝保佑我，先生，怎麼你的臉色像鬼似的！

維廉考德 出去！

聽 差 是，我出去不叫他開槍。

（吉卜賽音樂奏着無精打彩的調子。聽差轉回。）

維廉考德 究竟是怎麼回事？

聽 差 樓下？有一個人說，他一定要見見您，

維廉考德 我沒有會客的心情，你告訴那位先生，就說我不在家好啦。

聽 差 （向外喊）我們老爺說他不在家。

維廉考德 唔，笨蛋！

聽 差 唔，你是個笨蛋！

（踢聽差出去）

（弗路司李上場。）

李 我請你原諒。您的大名是維廉考德嗎？

維廉考德 是的，先生，那就是我的名字。

李 你以前住在伯立斯丁，蘇福庫對嗎？

維廉考德 那兒是我的老家，但是，我好久沒有回去過啦。

李 你還記得馬秀士舉行的夜會嗎？

維廉考德 不，不，我根本不認識這麼個人。

李 那麼，阿易斯呢？

維廉考德 不，我也不能說我認識他。

李 在你的財產當中有一所老倉房；名字叫做紅倉對嗎？

維廉考德 （旁白），這個人是誰呀？（高聲）是的，完全對的，先生。

李 伯立斯丁有一個叫瑪瑞亞馬亭的女人；你認識嗎？

維廉考德 唔，是的，唔，是的，我彷彿認識這麼個姑娘。我記得我剛從倫敦回去的時候，我

哥哥在一個鄉村的宴會上給我介紹的。

李 不對吧！這是你認識她的全部事實嗎？

維廉考德 別的我還能知道什麼呢？先生，你是什麼人，這樣的追問我？

李 我姓李，我是包街的官吏。很久以前瑪瑞亞馬亭被人暗殺是她的尸首現在找到啦。

（吉卜賽音樂極度宏亮）

維廉考德 就是她的尸首在紅倉裏發現的又與我何干哪？

李 我不是說……她的尸首在什麼地方發現的。

維廉考德 唔，我自己上了圈套啦，我知道——

李 我知道你已經大部份承認你的罪惡啦，你是我的犯人。

維廉考德 尸首是在什麼時候發現的？

李 上個禮拜五。

維廉考德 那天早晨我還在夢中呢。

李 我要檢查你，先生。

（檢查考德的口袋，發現了一隻手槍。）

李 一隻手槍——還裝着子彈。

維廉考德 是的，因為我常到銀行提取大批的款子，如果不攜帶武器是不保險的。

李 有一個人，在紅倉裏又檢了一隻手槍。上面的名字跟這隻一樣。維廉考德，這不僅是

你犯罪的問題，你將以何言回答上帝。

維廉考德 你是什麼意思？

（吉卜賽音樂代為回答）

李 你還記不記得你開槍打死的那個可憐的吉卜賽人。

維廉考德 啊，那末，你是……

李 我是被你暗殺掉的那位老人家的兒子。

維廉考德 暗殺？

李

哎，暗殺，因為你曉得他知道關於你的許多可怕的祕密，因為你怕他宣布出來，所以你開槍打死了他。你曾經誘姦過他的女兒，驅逐過她的哥哥出境。我就是那位哥哥。我在我父親的坟前發過誓要報此不共戴天之仇，也用槍把你打死。爲了完成我的任務我加入了治安機關。你是我手裏的犯人，我的仇馬上就可以報復了。

維廉考德

假如你是我的仇敵，我希望你施給我一點恩惠。

李

只要在情理之中我可以答應的。

維廉考德

我們進行審問的時候，你說是爲了債務被拘捕；而不說是爲了暗殺，可以嗎？

李

我可以這樣做。

維廉考德

（旁白）謝謝，我可以從窗子裏逃掉。（下場。）

李

啊，他想逃出我的手去。（追下）

（李與維廉再上場。）

李

惡棍，我把你當做一位君子人看待，你原來是一個普通的重犯。

維廉考德

糟啦，糟啦！（幕）

森林

(泰姆與安尼上場)

泰姆包賓 過來呀，安尼！我們還結不結婚。

安 尼 不，被暗殺的瑪瑞亞那時還不是常希望着結婚！可是，怎麼樣，他等了好久，結果還是被暗殺掉，我怕，我們結婚以後，也會發生不幸的事情。

泰姆包賓 哎，是命該如此，她的命運太壞啦，等會兒我去買一個亮亮的帶環的金臘台和金戒指。

安 尼 金臘台，不，不，買隻金錐子。

泰姆包賓 我要到鐵匠舖去買。他要問我，你買戒指幹嗎？我就對他說，結婚。他一定又說，去你的吧，我只能打穿鼻子豬的環子。

安 尼 那麼，你去買戒指？

泰姆包賓 當然，我要到珠寶店去，買一隻結婚的金戒指，上面鑲着一顆大紅寶石。

安 尼 有鑲紅寶石的嗎？

泰姆包賓 沒有，因為那個傢伙說，結婚必須帶素的，如果我一定要紅寶石，只好把牧師的紅鼻子割下來。

安 尼 泰姆讓我們去看看吧！我真想去看。唔，那一定很美的，不過，那未免太大了吧，泰姆。

泰姆包賓 那末，就把它戴在你的大拇指上吧。

安 尼 不，不，那第一天在澡盆裏洗澡的時候，它一定要叫的。

泰姆包賓 好，你算有了戒指啦，那末，我去找牧師，立刻就結婚。

安 尼 等一等，等一等，你不帶我去怎麼好結婚呀。

泰姆包賓 怎麼，還得我們兩個人結婚？

安 尼 當然，我們兩個人兒進教堂，一個人出教堂。進去兩個出來一個，這簡直是變魔術

的。是不是我們倆滾成一個人啦？這樣的事，就是叫我祖母她們聽到也會目瞪口呆的。

(幕)

第三場

監獄

(維廉在場。)

維廉考德

財產的迷夢就這樣結束啦，據可靠的消息，今天就要宣判處決，萬人空巷的羣衆都要來爭前恐後的看我，看一看這個暗殺的罪犯。自從我被審判以後，每到夜間想睡的時候，三番兩次的睡不着。可是，現在，當我很快就要以死亡的方式永久長眠來臨的時候，我的這雙眼睛却悶的不待了，我的眼簾緊閉；再也不想着這不幸和想念

的世界啦。

（他倒掛了頭，即刻入睡。瑪瑞亞出現。）

瑪瑞亞

維廉，你睜開眼看看因為愛你而被暗殺的姑娘的樣子吧，正義最後的恐怖表演就要加在你身上啦。你想逃脫它的勢力，但是大家的眼睛對於一切行動都看得清清楚楚。再見吧，我就要到斷頭台去你。（下場。考德醒來。）

維廉考德

去，去，我不敢看你這個鬼樣子，它走啦，原來是個夢！太可怕啦！我的腦子發昏，我全身在發抖，我的心跳動得要爆啦。

莫名其妙的恐怖襲擊着我的腦海。

像地獄一樣到處都是黑暗和痛苦的場所。

（弗羅斯李上場。）

李

犯人，你處決的時間就要到啦，不過，有一位老者很願意跟你談談。

維廉考德

誰呀？

被害者的父親，喬治馬亭。

維廉考德

我不要見他，唔（旁白）世界就要唾棄我這個卑鄙的人物啦，（高聲）好，我答應他的要求。（李下）

維廉考德

給我勇氣，給我勇氣，維廉，你的全部神經現在都需要勇氣。

(馬亭先生上場。)

馬 亭

維廉，你不要以為我在最後的一剎那來責罵你，雖然你用殘酷的手段遭塌了我那可憐的女兒，然後又把她暗殺掉，不過，你現在就要踏上死亡之谷的長途：我心裏還有個疑問。請你告訴我，老老實實的告訴我，你是不是殺死了我那可憐的女兒？

維廉考德

馬 亭

沒有，沒有，我敢賭呢，祇有一個偶然的證據他們就判了我的罪，我冤枉啊，冤枉。上帝憐憫他們而定了你的罪。但是，你是冤枉或有罪我却不值得喜悅，我憐憫你，我饒恕你。

維廉考德

馬 亭

你憐憫我，饒恕我！
是的，維廉，我們都希望饒恕的，讓我再說一遍，我饒恕你，並且希望上帝也饒恕你。

維廉考德

馬亭先生，你的每一句話都打動了我的心，我懺悔了，我沒有理由拒絕我的審判。我是有罪的。不錯，瑪瑞亞是我殺的，但是，我知道在那片刻的時間沒有處理得好。所以我忍受了許多年的痛苦。每夜瑪瑞亞被暗殺的靈魂都在我的面前；向上帝呼求正義。但是，現在，我一睡着，她就來找我，看樣子，並不像死在我面前的時候啦，可是，依然還是那樣的美麗。好像是我們結婚的日子。鈴子響過後。我們走進了教堂，牧師就開始講話。我給她的手帶上了戒指，不幸，戒指從手裏滑脫，落

在大理石的鋪道上，於是便摔成了粉碎。當我彎下腰去檢些碎塊兒的時候，其中的石頭霹雷的一聲滾了下來，我睜眼一看有許多可怕的魔鬼和討厭的長蛇，它們在那極度可怕的火焰當中遊戲着。等我看了瑪瑞亞，她的樣子已經變啦，美麗的血肉卻從她身上脫落下來，我所看見的是一個鬼似的骨架。她的一雙眼睛噴射出火花，她的一雙手變得像鷹爪似的，最後抓緊了我的喉頭。她把我按倒在地，按倒，於是她喊叫着說，「歡迎，暗殺者來到他們的幸福之家！」唔，痛苦的可怕！

當暗殺者以恐怖染污了靈魂的時候，

於是鮮血橫流發出了天然的極度恐怖的哭訴。

（他倒在椅子裏）

馬 亭

維廉，維廉，我不相信你的良心是萬金不換的。讓我重複一遍，重複一遍，你懺悔得太遲啦！再見吧，維廉，上帝會饒恕你的靈魂！唔，我可憐的女兒！

維廉考德

再見吧，謝謝你的饒恕。唔我到了斷頭台，我要宣布——（瑪瑞亞的鬼魂出現）

——我是有罪的！

（他在死亡將臨的當中懦怯的倒了下去。）（幕）

第四場

街道

(安尼與泰姆哭着上場。)

安 尼 泰姆，泰姆，那夠多麼可怕呀！

泰姆包賓 嗯，可怕極啦，我哭的把眼淚水都流出來唔。我看到你拿大蔥抹眼睛。

安 尼 泰姆，採大蔥幹麼用？

泰姆包賓 有一次我看到你手絹裏裹着大蔥，爲的是叫你哭的時候有眼淚。

安 尼 去你的吧，傻瓜，我用不着抹蔥也會哭的。我哭得已經夠多啦，如果我再哭一

會兒，我還是能哭出淚水來的。

泰姆包賓 這樣吧，我們從這兒去給聖易迪蒙斯送殯，然後去看維廉考德施行絞刑。

安 尼 考德你是說考德。我不願意爲殺死我們瑪瑞亞的人去跑腿，而且耽擱我們舉行婚

禮。

泰姆包賓 是的，我也是這樣想，不過，他還欠我九個辨士呢。糟糕，假如我不能制止他就地

法，我就不能追回九個辨士的欠款。

(官吏上場。)

官 吏 (問泰姆)你有多大歲數？

泰姆包賓 那與你何干？

官吏 你有多大歲數？

泰姆包賓 我跟我的舌頭一樣的年紀，並且比我的牙齒稍微老些。

（官吏量他的牙齒。）

安 尼 唔，泰姆，他是一個裁縫，量量大小，好給你縫套新衣服，等我們結婚的時候穿。

泰姆包賓 我說，你這是幹麼？

官吏 你頂像……

泰姆包賓 像什麼呀？

官吏 像一個逃犯。我要把你看管起來。（官吏下）

泰姆包賓 你最好別這樣辦，否則我踢你出去。

安 尼 你聽到那個傢伙說的話了嗎？

泰姆包賓 快走吧，否則我們去看維廉施行絞刑的把戲就太遲啦。

安 尼 把戲，你怎麼可以這麼說話呢，泰姆！

泰姆包賓 我要去討我那九個辨士的債，遲了就得不到啦。快來吧，安尼，我要去討我那九個

辨士。（二人同下）

末場

斷頭台。考德在台上，大批羣衆在下面擁擠着。劇中的所有人物都在場。考德走向

前面，舉起手來；全場寂靜。

維廉考德

青年朋友們；你們看看我這樣悲慘的絕望的樣子都應當覺醒，不要姦淫人家的婦女，因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我就是你們的鏡子，千萬要避開我這樣的命運，你們看我多麼悲慘，可是，後悔已經來不及啦。

（四絃拉琴顫動者。瑪瑞亞的鬼魂出現於斷頭台上。考德驚叫。）
（泰姆上場，推開了衆人走向斷頭台。）

泰姆包賓

還我的九個辨士，我要你還我的九個辨士啊。

（幕。）

（瑪瑞亞馬亭全劇終。）

卅五年婦女節前一日午前十時脫稿於四川重慶市韋家院壩八十一號。

